

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息发布,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的依据,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,以免发生纠纷,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,如发生任何纠纷,本报概不负责。

岁末畅想

□ 章铜胜

岁末或者是向晚时,我会发现原本在生活中看起来有些粗枝大叶的人,也会与敏感的人一样,生发出一些感触。可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通,是需要一定的条件或基础,譬如在特定时间里。

在不同年纪,我们在岁末时所思所想是不同的。小时候,每到年末,常听村里人念叨“小孩盼过年,大人盼插田”。那时候,我怎么也想不通,过年可以穿新衣、吃好吃的,还可以休息几天,不用到田地里去干活,而大人和小孩所盼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?现在,我好像慢慢懂了。自从搬到城里以后,每到岁末,思乡的情绪强烈一些,目睹的情与景、人与事,都会勾起我的一些关于乡村的记忆。也许在岁末,人的感情会在某种程度上渴望回归,渴望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场景。

向晚,也如岁末,让人想家,或是思念人。过了冬至,暮色早早降临,我总是喜欢坐在临窗的位置,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。看路灯在夜色中渐次亮起,看昏黄灯光下的树影和漆黑的楼群,看陌生楼群上,那些已经亮起灯光的窗口。猜想此刻那些窗口里,有哪些人在忙碌着,哪些人也如我一样向窗

外张望,哪些人在盼着他们的家人归来,又有哪些人正在匆匆地奔向一个属于自己的透出温暖灯光的窗口。

向晚归家的路途,是情感泛起波澜的行程。想起有一年除夕,我们一家三口匆匆赶回老家与家人团圆的场景,父亲站在门前,向门口的路上张望着。当他看见我们时,脸上的笑容再也藏不住了,我的眼里瞬间有了泪光。这样的场景,现在只有在回忆和梦里了。想起和爷爷过的最后一个除夕,上午,他早早带着我出门,在村外转了一大圈。平时话不多的爷爷,那天跟我说了那样多的话,那些话和庄稼有关,和他开垦的荒地的位置、大小和适宜种些什么有关,和家里先辈的为人和事迹有关,那些话至今让我无法完全理解却难忘。那一年,我十九岁,已经工作了,爷爷知道我不会再和他那样一辈子守着土地了,可他依然将这些事情细细地跟我讲了一遍,并再三叮嘱,生怕我忘记了。

时至今日,在岁末或是向晚时,我仍然时常想起那个除夕爷爷说的一些话,也会想起他平时和我讲的一些话,虽然话不多,内容也并不深刻,但却

告诉我一些受用至今的最朴素的道理。

以前,坚持写了很多年的日记,从中学时代开始,写到参加工作以后,后来中断了一段时间。每年年末的日记中,我都会总结自己一年所做的事情,成绩用于鼓励自己,经验会使自己成长,对来年的期望和计划,会增加我前进的动力。回想后来中断写日记的近十年时间,对于我来说,在记忆中似乎是一段很茫然、模糊的日子,大概这十年的日子本身过得很潦草吧。十几年前,我又开始写日记了,一直坚持到今天,没有中断过,所做的事,每天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段时间的日记,在每年的年末,对新的一年要做的事情规划得很详细,有些计划是按周去做的,比如读书和写字。新的一年,只要按照计划去做好每一件想要做的事,一年的日子也就安稳无虞了。

每到岁末时,看到朋友们发一些感想,回顾过去一年的生活,憧憬一下来年,总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,或者说有意义。一个人,能回头看看来处,抬眼望望将来,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鉴往知今,期望未来,会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和努力向上的理由。

雪落时节

□ 吴瑕

一场小雪悄悄地袭来。唐诗宋词里的婉约在马路上摊开,诗意的白纸,等着车轮和脚印去挥洒冬天的童话。

走在街头,地上黄色的叶片上多了白色的淡妆,生动了诸多镜头,被行人收藏到岁月的札记里。

一株株青菜在阳台上,等着和盐一起在坛子里、小缸里雪藏。从青翠到土黄的蜕变,那是冬天餐桌上的彩色田野。

树枝在冬的温柔拥下最为多情,它们揽住下坠的雪花,构筑了一幅黑白相间的令人惊艳的水墨画。

景观湖、池塘里,水还是那么温柔,平静地兀自打盹。即使雪花点点袭来落下,依然淡泊地聆听着雪花的低语,禅意在水里延伸。

鸽子在阳台上蜷伏成城市的风景,它们在笼子里喃喃咕咕,述说曾经飞翔天空的光荣和自豪。阳光淡淡地上岗了,雪粒还在细细地洒,走向户外的人们,拍起视频,无尽的诗意在朋友圈蔓延。凛冽的风中,熟稔的乡音仿佛一件棉衣,乡愁开始在血液里流动。

记忆中的雪落时节,母亲点燃的炊烟,袅袅娜娜的样子刺破冬的背景图。母亲提着篮子扎着头巾,走向她的菜园,用砍刀割着碧绿的青菜,篓子里满是母爱牌无公害食材。菜园被母亲分割成棋盘格,我偶尔会在母亲的指挥下,盛一筐稻草灰,来到菜畦边,割了韭菜后,洒上稻草灰。或是抱一捆稻草,温柔地覆盖在青菜上,以抵御风寒。

这个下雪天的夜,关掉灯,拉开窗帘,在落地窗前看雪花飞舞,亲吻每一扇窗,如同散发贺年片一般。据说下雪天一起走的两个人,就能一起走到白头。相伴的流年,有爱在身边,睡着都是笑脸,何惧白头。

雪落了,团圆的年就不远了,母亲的炊烟开始密集起来。密密匝匝的牵挂,飞奔到我的城市,提醒我该回家了。

一片片雪花把夜调出亮度,丈量回家的路。回家的欲念在体内升腾、律动,舌尖似乎触到了家乡的美食,味蕾的目标和彼岸都是爱的味道。

故乡的雪

□ 闫英学

每到冬天,最喜欢的就是故乡的雪。飘飘洒洒,随意而落,下了一场又一场,层层叠叠,犹如松软的棉絮,铺在故乡的田野上。

儿时,下雪时最高兴的事,就是扫雪、玩雪、堆雪,堆成一个个神态各异、大小不一的雪人。在学校操场堆,在村里道旁堆,有时也在自家的院子里堆。

雪人的身体堆成胖乎乎的样子,再在雪地上滚出一个圆圆的雪球,当成雪人的脑袋。两只眼睛是烧过的黑乎乎的玉米棒子,鼻子处放上一个橘红色的胡萝卜,大头朝下,一边插上一个红色玉米棒子做耳朵,嘴巴的地方放上一个红辣椒。

在万籁寂静的冬天,每当看到院子里的雪人,都要和它打招呼,挥挥手,把雪人当成朋友和玩伴。

印象中儿时的冬天,每年都特别寒冷。即使屋里烧炕取暖,但由于烧柴有限,也很少有暖和的时候。屋里冷,外边雪大,大雪封门是常有的事。

小学五年级的那年,小雪节气刚过,雪花就不停地飘落。起初是天空飘下雪沫,飞飞扬扬,后来便是呼啸的大片雪花,连续下了三天两夜,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。

几天的暴雪,把村子围得

严严实实,雪多的地方几米厚,雪高的地方都上了房檐。好不容易雪后初晴,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房门推开一个缝,门前堆了两米多高的积雪,挡住了屋门。

拿来铁锹,在门外掏出个雪洞,一点点钻出去,然后打扫门前的积雪。鸡窝、猪圈都被大雪围成了雪窝。

清理完院里的积雪,发现左邻右舍和村路都被大雪封了起来,尤其是村西那条道路,积雪更厚,形成了一道长几百米高约三米左右的雪岭。

村西那条土路并不宽,没下雪之前,能勉强通过两辆马车,地势低洼,夏天下大雨时,雨水常常会挡住人们去路,附近的好多庄稼也都被泡在水洼子里,人们就要拐出很远的路,才能去附近的铁路乘降所上下车。入冬以后,这里的风向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冷风嗖嗖的,比别的地方要冷许多,尤其是大风雪天,这里的“白毛风”,好像能把人从地上刮起来。村里的老人讲,这里是个大风口。

同时下雪,有的地方雪花忽悠悠稳稳着陆,可是,村西的这个道口,雪花就会在空中旋风般打转转,不长时间,这里就会形成一条天然的雪道。如果大雪一场加一场的话,整个

冬天,这里就会堆起比平房还高的大雪岭。

大雪岭经过风吹日照,便有了如同盔甲般的坚挺,人们走在上面发出吱吱吱吱的声响,远远望去,犹如一条银色的长龙横卧在村西道口。

连续几天的大风雪下多了,也下累了,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,雪地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在屋里憋了几天的孩子欢呼雀跃,纷纷涌入雪岭,好不快活。

带上铁锹,带上一些玉米秸秆,挖雪洞,搭雪房子。

大的雪岭成了孩子们玩耍娱乐的天地,从早玩到黑,第二天接着玩。

时光如梭,这些年很少有大雪铺天盖地的天气了,但一到下雪时,总是让我想起故乡的小村,想起小村里的雪岭和老宅院里的雪人,想起母亲在厨房里,一边包着饺子,一边下锅,热腾腾的饺子,端上了餐桌,年味,似乎又走来了。

俗话说:“大雪节气到,天阴就有雪。”刺骨的寒风夹杂着雪花,呼啸着,漂浮着,从天而降,拍打着城市和乡村,一切都变得纯洁如玉,预示着连年有余。

正是:漫舞雪花如飞絮,寒冬雾淞挂江湾,银妆素裹人欢笑,年味香气又一年!

乡村婚礼

□ 刘金范

我参加过两次乡村婚礼,一次是四十年前,一次是四十年后。

四十年前,乡村的婚礼酒席上酸菜白肉炖血肠、鸡肉炖粉条、土豆片白菜片、干豆腐炒肉丝……村民都说好吃。

乡村里也有农民把结婚日选在夏天,夏天办结婚酒席吃不到猪肉,但能吃到园田地里新鲜的蔬菜——茄子、豆角、黄瓜和柿子。婚礼酒席上虽然没有猪肉,但宰杀几只大公鸡放上粉条炖上一大锅,大家吃起来都赞不绝口。

我下乡当知青时,参加过一次乡村的婚礼。那时,农民在家办婚礼,酒席开始时,炕上的、地上的男人和女人围在桌子旁,有的人胳膊伸得远,夹起大块肥猪肉往嘴里送,也有人霸气地干脆把盛肉的碗挪到自己面前。

四十年后,我受邀参加农村朋友女儿的婚礼。女儿出嫁前两天,朋友雇来大篷车,大篷车上下几个女人,她们先在空闲地上垒起三个炉灶,卧上三个小铁锅。然后,她们把鱼、鸡、猪肉用清水洗净后分别放进锅里,起火,把煮的、炖的、蒸的都做成半成品。再把大篷支起来充满气,大篷里摆上拆叠的桌子和凳子。在

通道似的大篷两端是出入的门,门里两侧是一个个洞开的小窗口,餐厅里可摆放二十张餐桌。开饭时,每张桌子上摆放着清蒸鲟鱼、清蒸五花猪肉片、笨鸡炖山蘑菇,还有三盘带肉的炒菜,按乡村的习俗八盘八碗,一盘不多一碗不少。来参加婚礼的人非常文明,闲谈中介绍他们的先进耕种技术,酒喝得既高兴又恰到好处。

两天后是朋友女儿出嫁的日子,当地农民称这天为正日子。这天,新郎派来车队接走新娘,我们随车前往酒店,新娘车队刚一抵达酒店门前,龙凤呈祥的花炮便噼里啪啦地炸响。新郎新娘手牵手走进婚礼礼堂,司仪开始主持婚庆仪式,倾听着司仪和美的祝愿,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,我不禁感慨,党的好政策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,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。

地

土

黑